紅樓夢/第04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四十六回　尷尬人難免尷尬事　鴛鴦女誓絕鴛鴦偶

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，方漸漸的睡去，暫且無話。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，不知何事，忙另穿戴了一番，坐車過來。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，悄向鳳姐兒道：“叫你來不為別事，有一件為難的事，老爺托我，我不得主意，先和你商議。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，要他在房里，叫我和老太太討去。我想這倒平常有的事，只是怕老太太不給，你可有法子？”鳳姐兒聽了，忙道：“依我說，竟別碰這個釘子去。老太太離了鴛鴦，飯也吃不下去的，那里就舍得了？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，老太太常說，老爺如今上了年紀，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里，沒的耽誤了人家。放著身子不保養，官兒也不好生作去，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。太太聽這話，很喜歡老爺呢？這會子回避還恐回避不及，倒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！太太別惱，我是不敢去的。明放著不中用，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。老爺如今上了年紀，行事不妥，太太該勸才是。比不得年輕，作這些事無礙。如今兄弟，侄兒，兒子，孫子一大群，還這麼鬧起來，怎樣見人呢？”邢夫人冷笑道：“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，偏咱們就使不得？我勸了也未必依。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，這麼胡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一個大兒子，要了作房里人，也未必好駁回的。我叫了你來，不過商議商議，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。也有叫你要去的理？自然是我說去。你倒說我不勸，你還不知道那性子的，勸不成，先和我惱了。”

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強，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，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，家下一應大小事務，俱由賈赦擺布。凡出入銀錢事務，一經他手，便克嗇异常，以賈赦浪費為名，“須得我就中儉省，方可償補”，兒女奴僕，一人不靠，一言不聽的。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，便知他又弄左性，勸了不中用，連忙陪笑說道：“太太這話說的极是。我能活了多大，知道什麼輕重？想來父母跟前，別說一個丫頭，就是那麼大的活寶貝，不給老爺給誰？背地里的話那里信得？我竟是個呆子。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，老爺太太恨的那樣，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，及至見了面，也罷了，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

愛的東西賞他。如今老太太待老爺，自然也是那樣了。依我說，老太太今兒喜歡，要討今兒就討去。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發笑，等太太過去了，我搭訕著走開，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帶開，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的。給了更好，不給也沒妨礙，眾人也不知道。”邢夫人見他這般說，便又喜歡起來，又告訴他道：“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。老太太要說不給，這事便死了。我心里想著先悄悄的和鴛鴦說。他雖害臊，我細細的告訴了他，他自然不言語，就妥了。那時再和老太太說，老太太雖不依，擱不住他願意，常言‘人去不中留’，自然這就妥了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到底是太太有智謀，這是千妥萬妥的。別說是鴛鴦，憑他是誰，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，不想出頭的？這半個主子不做，倒願意做個丫頭，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。”邢夫人笑道：“正是這個話了。別說鴛鴦，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，誰不願意這樣呢。你先過去，別露一點風聲，我吃了晚飯就過來。”

鳳姐兒暗想：“鴛鴦素習是個可惡的，雖如此說，保不嚴他就願意。我先過去了，太太後過去，若他依了便沒話說，倘或不依，太太是多疑的人，只怕就疑我走了風聲，使他拿腔作勢的。那時太太又見了應了我的話，羞惱變成怒，拿我出起氣來，倒沒意思。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，他依也罷，不依也罷，就疑不到我身上了。”想畢，因笑道：“方才臨來，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，我吩咐他們炸了，原要赶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。我才進大門時，見小子們抬車，說太太的車拔了縫，拿去收拾去了。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。”邢夫人聽了，便命人來換衣服。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，娘兒兩個坐車過來。鳳姐兒又說道：“太太過老太太那里去，我若跟了去，老太太若問起我過去作什麼的，倒不好。不如太太先去，我脫了衣裳再來。”

邢夫人聽了有理，便自往賈母處，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，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里去，從後門出去，打鴛鴦的臥房前過。只見鴛鴦正然坐在那里做針線，見了邢夫人，忙站起來。邢夫人笑道：“做什麼呢？我瞧瞧，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接他手內的針線瞧了一瞧，只管贊好。放下針線，又渾身打量。只見他穿著半新的藕合色的綾襖，青緞掐牙背心，下面水綠裙子。蜂腰削背，鴨蛋臉面，烏油頭髮，高高的鼻子，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斑。鴛鴦見這般看他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心里便覺詫异，因笑問道：“太太，這會子不早不晚的，過來做什麼？”邢夫人使個眼色兒，跟的人退出。邢夫人便坐下，拉著鴛鴦的手笑道：“我特來給你道喜來了。”鴛鴦聽了，心中已猜著三分，不覺紅了臉，低了頭不發一言。聽邢夫人道：“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，心里再要買一個，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，也不知道毛病兒，買了來家，三日兩日，又要肏鬼吊猴的。因滿府里要挑一個家生女兒收了，又沒個好的：不是模樣兒不好，就是性子不好，有了這個好處，沒了那個好處。因此冷眼選了半年，

這些女孩子里頭，就只你是個尖兒，模樣兒，行事作人，溫柔可靠，一概是齊全的。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，收在屋里。你比不得外頭新買的，你這一進去了，進門就開了臉，就封你姨娘，又体面，又尊貴。你又是個要強的人，俗話說的，‘金子終得金子換’，誰知竟被老爺看重了你。如今這一來，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願了，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。跟了我回老太太去！”說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。鴛鴦紅了臉，奪手不行。邢夫人知他害臊，因又說道：“這有什麼臊處？你又不用說話，只跟著我就是了。”鴛鴦只低了頭不動身。邢夫人見他這般，便又說道：“難道你不願意不成？若果然不願意，可真是個傻丫頭了。放著主子奶奶不作，倒願意作丫頭！三年二年，不過配上個小子，還是奴才。你跟了我們去，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，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。老爺待你們又好。過一年半載，生下個一男半女，你就和我并肩了。家里人你要使喚誰，誰還不動？現成主子不做去，錯過這個机會，後悔就遲了。”鴛鴦只管低了頭，仍是不語。邢夫人又道：“你這麼個響快人，怎麼又這樣積粘起來？有什麼不稱心之處，只管說與我，我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。”鴛鴦仍不語。邢夫人又笑道：“想必你有老子娘，你自己不肯說話，怕臊。你等他們問你，這也是理。讓我問他們去，叫他們來問你，有話只管告訴他們。”說畢，便往鳳姐兒房中來。

鳳姐兒早換了衣服，因房內無人，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。平兒也搖頭笑道：“据我看，此事未必妥。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，聽他那主意，未必是肯的。也只說著瞧罷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太太必來這屋里商議。依了還可，若不依，白討個臊，當著你們，豈不臉上不好看。你說給他們炸鵪鶉，再有什麼配幾樣，預備吃飯。你且別處逛逛去，估量著去了再來。”平兒聽說，照樣傳給婆子們，便逍遙自在的往園子里來。

這里鴛鴦見邢夫人去了，必在鳳姐兒房里商議去了，必定有人來問他的，不如躲了這里，因找了琥珀說道：“老太太要問我，只說我病了，沒吃早飯，往園子里逛逛就來。”琥珀答應了。鴛鴦也往園子里來，各處游玩，不想正遇見平兒。平兒因見無人，便笑道：“新姨娘來了！”鴛鴦聽了，便紅了臉，說道：“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！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。”平兒聽了，自悔失言，便拉他到楓樹底下，坐在一塊石上，越性把方才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與他。鴛鴦紅了臉，向平兒冷笑道：“這是咱們好，比如襲人，琥珀，素雲，紫鵑，彩霞，玉釧兒，麝月，翠墨，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，死了的可人和金釧，去了的茜雪，連上你我，這十來個人，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？什麼事兒不作？這如今因都大了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，然我心里仍是照舊，有話有事，并不瞞你們。這話我且放在你心里，且別和二奶奶說：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，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，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，我也不能去。”

平兒方欲笑答，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：“好個沒臉的丫頭，虧你不怕牙磣。”二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，忙起身向山石背後找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：“什麼事情？告訴我。”說著，三人坐在石上。平兒又把方才的話說與襲人聽道：“真真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，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，略平頭正臉的，他就不放手了。”平兒道：“你既不願意，我教你個法子，不用費事就完了。”鴛鴦道：“什麼法子？你說來我聽。”平兒笑道：“你只和老太太說，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，大老爺就不好要了。”鴛鴦啐道：“什麼東西！你還說呢！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的？誰知應到今兒了！”襲人笑道：“他們兩個都不願意，我就和老太太說，叫老太太說把你已經許了寶玉了，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。”鴛鴦又是氣，又是臊，又是急，因罵道：“兩個蹄子不得好死的！人家有為難的事，拿著你們當正經人，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，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。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，將來都是做姨娘的。据我看，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。你們且收著些兒，別忒樂過了頭兒！”二人見他急了，忙陪笑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別多心，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，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。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，也好放心。”鴛鴦道：“什麼主意！我只不去就完了。”平兒搖頭道：“你不去未必得干休。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。雖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，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，將來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？也要出去的。那時落了他的手，倒不好了。”鴛鴦冷笑道：“老太太在一日，我一日不離這里，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，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，沒個娘才死了他先納小老婆的！等過三年，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，那時再說。縱到了至急為難，我剪了頭發作姑子去，不然，還有一死。一輩子不嫁男人，又怎麼樣？樂得乾淨呢！”平兒襲人笑道：“真這蹄子沒了臉，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。”鴛鴦道：“事到如此，臊一會怎麼樣！你們不信，慢慢的看著就是了。太太纔說了，找我老子娘去。我看他南京找去！”平兒道：“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，沒上來，終久也尋的著。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里。可惜你是這里的家生女兒，不如我們兩個人是單在這里。”鴛鴦道：“家生女兒怎麼樣？‘牛不吃水強按頭’？我不願意，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？”

正說著，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。襲人道：“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，一定和你嫂子說了。”鴛鴦道：“這個娼婦專管是個‘九國販駱駝的’，聽了這話，他有個不奉承去的！”說話之間，已來到跟前。他嫂子笑道：“那里沒找到，姑娘跑了這里來！你跟了我來，我和你說話。”平兒襲人都忙讓坐。他嫂子說：“姑娘們請坐，我找我們姑娘說句話。”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，笑道：“什麼話這樣忙？我們這里猜謎兒贏手批子打呢，等猜了這個再去。”鴛鴦道：“什麼話？你說罷。”他嫂子笑道：“你跟我來，到那里

我告訴你，橫豎有好話兒。”鴛鴦道：“可是大太太和你說的那話？”他嫂子笑道：“姑娘既知道，還奈何我！快來，我細細的告訴你，可是天大的喜事。”鴛鴦聽說，立起身來，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，指著他罵道：“你快夾著屄嘴離了這里，好多著呢！什麼‘好話’！宋徽宗的鷹，趙子昂的馬，都是好畫兒。什麼‘喜事’！狀元痘兒灌的漿兒又滿是喜事。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！看的眼熱了，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。我若得臉呢，你們在外頭橫行霸道，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爺了。我若不得臉敗了時，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，生死由我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哭，平兒襲人攔著勸。他嫂子臉上下不來，因說道：“願意不願意，你也好說，不犯著牽三挂四的。俗語說，‘當著矮人，別說短話’。姑奶奶罵我，我不敢還言，這二位姑娘并沒惹著你，小老婆長小老婆短，人家臉上怎麼過得去？”襲人平兒忙道：“你倒別這麼說，他也并不是說我們，你倒別牽三挂四的。你聽見那位太太，太爺們封我們做小老婆？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里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。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，我們犯不著多心。”鴛鴦道：“他見我罵了他，他臊了，沒的蓋臉，又拿話挑唆你們兩個，幸虧你們兩個明白。原是我急了，也沒分別出來，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。”他嫂子自覺沒趣，賭氣去了。

鴛鴦氣得還罵，平兒襲人勸他一回，方才罷了。平兒因問襲人道：“你在那里藏著做甚么的？我們竟沒看見你。”襲人道：“我因為往四姑娘房里瞧我們寶二爺去的，誰知遲了一步，說是來家里來了。我疑惑怎麼不遇見呢，想要往林姑娘家里找去，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。我這里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，可巧你從那里來了，我一閃，你也沒看見。後來他又來了。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，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又聽身後笑道：“四個眼睛沒見你？你們六個眼睛竟沒見我！”三人唬了一跳，回身一看，不是別個，正是寶玉走來。襲人先笑道：“叫我好找，你那里來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從四妹妹那里出來，迎頭看見你來了，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，我就藏了起來哄你。看你低著頭過去了，進了院子就出來了，逢人就問。我在那里好笑，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，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，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。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，卻是他兩個，所以我就繞到你身後。你出去，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咱們再往後找找去，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可再沒了。”鴛鴦已知話俱被寶玉聽了，只伏在石頭上裝睡。寶玉推他笑道：“這石頭上冷，咱們回房里去睡，豈不好？”說著拉起鴛鴦來，又忙讓平兒來家坐吃茶。平兒和襲人都勸鴛鴦走，鴛鴦方立起身來，四人竟往怡紅院來。寶玉將方才的話俱已聽見，心中自然

不快，只默默的歪在床上，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。

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母，鳳姐因回說：“他爹的名字叫金彩，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，從不大上京。他哥哥金文翔，現在是老太太那邊的買辦。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的頭兒。”邢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，細細說與他。金家媳婦自是喜歡，興興頭頭找鴛鴦，只望一說必妥，不想被鴛鴦搶白一頓，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，羞惱回來，便對邢夫人說：“不中用，他倒罵了我一場。”因鳳姐兒在旁，不敢提平兒，只說：“襲人也幫著他搶白我，也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，回不得主子的。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。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，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。”邢夫人聽了，因說道：“又與襲人什麼相干？他們如何知道的？”又問：“還有誰在跟前？”金家的道：“還有平姑娘。”鳳姐兒忙道：“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？我一出了門，他就逛去了，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著他！他必定也幫著說什麼呢！”金家的道：“平姑娘沒在跟前，遠遠的看著倒象是他，可也不真切，不過是我白忖度。”鳳姐便命人去：“快打了他來，告訴他我來家了，太太也在這里，請他來幫個忙兒。”丰兒忙上來回道：“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，他才去了。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。林姑娘說：‘告訴你奶奶，我煩他有事呢。’”鳳姐兒聽了方罷，故意的還說：“天天煩他，有些什麼事！”

邢夫人無計，吃了飯回家，晚間告訴了賈赦。賈赦想了一想，即刻叫賈璉來說：“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，不止一家，即刻叫上金彩來。”賈璉回道：“上次南京信來，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，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，不知如今是死是活，便是活著，人事不知，叫來也無用。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。”賈赦聽了，喝了一聲，又罵：“下流囚攮的，偏你這麼知道，還不離了我這里！”唬得賈璉退出，一時又叫傳金文翔。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，又不敢家去，又不敢見他父親，只得聽著。一時金文翔來了，小幺兒們直帶入二門里去，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才出來去了。賈璉暫且不敢打聽，隔了一會，又打聽賈赦睡了，方纔過來。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，方纔明白。

鴛鴦一夜沒睡，至次日，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，賈母允了，命他出去。鴛鴦意欲不去，又怕賈母疑心，只得勉強出來。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，又許他怎麼体面，又怎麼當家作姨娘。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。他哥哥無法，少不得去回覆了賈赦。賈赦怒起來，因說道：“我這話告訴你，叫你女人向他說去，就說我的話：‘自古嫦娥愛少年’，他必定嫌我老了，大約他戀著少爺們，多半是看上了寶玉，只怕也有賈璉。果有此心，叫他早早歇了心，我要他不來，此後誰還敢收？此是一件。第二件，想著老

太太疼他，將來自然往外聘作正頭夫妻去。叫他細想，憑他嫁到誰家去，也難出我的手心。除非他死了，或是終身不嫁男人，我就伏了他！若不然時，叫他趁早回心轉意，有多少好處。”賈赦說一句，金文翔應一聲“是”。賈赦道：“你別哄我，我明兒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，你們說了，他不依，便沒你們的不是。若問他，他再依了，仔細你的腦袋！”

金文翔忙應了又應，退出回家，也不等得告訴他女人轉說，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。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，想了一想，便說道：“便願意去，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。”他哥嫂聽了，只當回想過來，都喜之不胜。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。

可巧王夫人，薛姨媽，李紈，鳳姐兒，寶釵等姊妹并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，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。鴛鴦喜之不盡，拉了他嫂子，到賈母跟前跪下，一行哭，一行說，把邢夫人怎麼來說，園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說，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，“因為不依，方才大老爺越性說我戀著寶玉，不然要等著往外聘，我到天上，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，終久要報仇。我是橫了心的，當著眾人在這里，我這一輩子莫說是‘寶玉’，便是‘寶金’‘寶銀’‘寶天王’‘寶皇帝’，橫豎不嫁人就完了！就是老太太逼著我，我一刀抹死了，也不能從命！若有造化，我死在老太太之先，若沒造化，該討吃的命，伏侍老太太歸了西，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，我或是尋死，或是剪了頭髮當尼姑去！若說我不是真心，暫且拿話來支吾，日後再圖別的，天地鬼神，日頭月亮照著嗓子，從嗓子里頭長疔爛了出來，爛化成醬在這里！”原來他一進來時，便袖了一把剪子，一面說著，一面左手打開頭髮，右手便鉸。眾婆娘丫鬟忙來拉住，已剪下半綹來了。眾人看時，幸而他的頭髮极多，鉸的不透，連忙替他挽上。賈母聽了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口內只說：“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，他們還要來算計！”因見王夫人在旁，便向王夫人道：“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！外頭孝敬，暗地里盤算我。有好東西也來要，有好人也要，剩了這麼個毛丫頭，見我待他好了，你們自然氣不過，弄開了他，好擺弄我！”王夫人忙站起來，不敢還一言。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，反不好勸的了。李紈一聽見鴛鴦的話，早帶了姊妹們出去。

探春有心的人，想王夫人雖有委曲，如何敢辯，薛姨媽也是親姊妹，自然也不好辯的，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，李紈，鳳姐，寶玉一概不敢辯，這正用著女孩兒之時，迎春老實，惜春小，因此窗外聽了一聽，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：“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？老太太想一想，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，小嬸子如何知道？便知道，也推不知道。”猶未說完，賈母笑道：“可是我老糊涂了！姨太太別笑話我。你這個姐姐他极孝順我，

不象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，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。可是委屈了他。”薛姨媽只答應“是”，又說：“老太太偏心，多疼小兒子媳婦，也是有的。”賈母道：“不偏心！”因又說道：“寶玉，我錯怪了你娘，你怎麼也不提我，看著你娘受委屈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偏著娘說大爺大娘不成？通共一個不是，我娘在這里不認，卻推誰去？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，老太太又不信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也有理。你快給你娘跪下，你說太太別委屈了，老太太有年紀了，看著寶玉罷。”寶玉聽了，忙走過去，便跪下要說，王夫人忙笑著拉他起來，說：“快起來，快起來，斷乎使不得。終不成你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？”寶玉聽說，忙站起來。賈母又笑道：“鳳姐兒也不提我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，老太太倒尋上我了？”賈母聽了，與眾人都笑道：“這可奇了！倒要聽聽這不是。”鳳姐兒道：“誰教老太太會調理人，調理的水蔥兒似的，怎麼怨得人要？我幸虧是孫子媳婦，若是孫子，我早要了，還等到這會子呢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倒是我的不是了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樣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帶了去罷！”鳳姐兒道：“等著修了這輩子，來生托生男人，我再要罷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帶了去，給璉兒放在屋里，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！”鳳姐兒道：“璉兒不配，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罷。”說的眾人都笑起來了。丫鬟回說：“大太太來了。”王夫人忙迎了出去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